

# 吴熊和学术年谱

李剑亮 / 著

因览吴先生所书《曲》比是如说义记十五音戏同史前<sup>3</sup>知吴先生所见本，其说义记十五音下已别此志如，于是从而书之，及已而字离宗，又从而如之，也记例之一也。

研究元音韵或制变，月前为是音学。谢柳塘有一文附于《说文》见《中华文史论丛》（或《文苑》），可见概略。然大意又抑为高令可检<sup>4</sup>。叶罗里《本字曲》不足为据，此已及先生《反语记》（《吴先生文集》<sup>5</sup>）《曲书》<sup>6</sup>也。此是也。曹树基《中国戏曲古戏曲位等集》<sup>7</sup>收《说文》至确是几个重点作家，曹树基与陈时有关《说文》，以《说文》为据，初版、总序、比阳何、同部是奉观其以此书为主。据按局见，山此资料是大量的得可以引出若干年于《说文》为研究词史与词人文学及创作必也取一个境地。

大作另由寄寄，博七生教与月以的再按。  
白也即阿

山也

吴熊和

唐李诗《余韵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材料，皆注 38。  
四出也，其注佳韵《词苑丛谈》每月《本词韵》与二书皆有  
重意韵卷二书，可高个不少翻检：劳。

（按：上海古籍出版社《说文解字》  
收此者《词苑丛谈》<sup>8</sup>，在可）

# 吴熊和学术年谱

李剑亮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熊和学术年谱/李剑亮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8  
ISBN 978-7-308-20460-6

I. ①吴… II. ①李… III. ①吴熊和(1934—2012)—年谱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45268 号

## 吴熊和学术年谱

李剑亮 著

---

策 划 宋旭华 王荣鑫

责任编辑 吕倩岚

责任校对 蔡帆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5 千

版 印 次 2020 年 8 月第 1 版 202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0460-6

定 价 6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cs.tmall.com>



本书作者与吴熊和先生

本书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学术文化研究中心资助

## 序

日前,李兄剑亮教授发给我他写的《吴熊和学术年谱》稿,要我为这年谱写个序。我虽然曾为自己担任责任编辑的书写过不少前言、出版说明、凡例之类的文章,但从来没有写过序言,更不要说是为学术著作写序,而且这书写的还是我所敬仰的吴熊和老师。接到这个任务,真是有点诚惶诚恐,因为吴老师的学识人品、道德文章,对我来说一直都是高山仰止的存在。虽然我也算是吴老师“弟子三千”中的一员,但毕竟未入门墙,也不做学问,因此我几番推托,建议剑亮兄请吴老师的老同事或他的得意门生来写,但剑亮兄一再坚持,我也只好答应先看完了书稿再说。

我认真地读了剑亮兄这本《吴熊和学术年谱》稿,跟着年谱重温了吴老师的一生,特别是他为学、为师的学术生涯,感慨良多,特别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与我有交集的。

作为学生,毫无疑问,我是在课堂上认识吴老师的。大概是在1980年开年前后,冬天还没过去,吴老师给我们上古代文学唐宋段的作品选课。他穿一件中式棉袄,拿一本《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在讲台上神采飞扬,侃侃而谈,却很少去看书,讲到某一首词,除了这首词本身的内容、艺术特点等等,凡与这首词相

关的史实、社会背景，词人的身世遭际、趣闻轶事，相关的诗歌、文章，同时代或后代的研究评论，等等，吴老师都信手拈来，随口而出，娓娓道来，并用他那潇洒飘逸的书法，竖写于黑板上。听吴老师的课，确实是一种享受，不仅深入浅出，而且学术含量很大，如果仔细听了，又能够认真地做笔记，那一堂课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若能细加体会，做学问的门径也能慢慢清晰起来。只是那时候本人学养太浅，读过的书太少，学问的智窍根本没有开启，所以也就这样错过了。

作为恢复高考后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的学生，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有像吴老师那样一群好老师，他们学问高，为人正直，对学生就如同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学习中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去问老师，都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老师们关注学生的读书和思考，喜欢与学生谈学问，引导学生关注学术问题，而对考试成绩则并不太在意，记不清是吴老师还是蔡义江老师说的，八十分与九十分只是一念之差。而选修蒋礼鸿先生的“目录学与工具书”的课程，考试就更简单，蒋先生的考试只写了四个字，要求写出这四个字的四角号码。开考不久，就有同学交卷，蒋先生当场批卷，带着浓重嘉兴口音的普通话随之从讲台上传出来：“一个一百分，又是一个一百分……”几十年过去，这样的声音仿佛仍在耳边。蒋先生还有名言：研究生嘛，也就打打基础。而吴老师对硕士生、博士生的要求可能就要高一点、严一点。记得跟吴老师的一位得意门生、我的好朋友一起外出开会，他说起自己写的几篇论文交给吴老师，已经好长时间了，吴老师似乎还是不满意，他心中忐忑。我跟他讲，其实你把文章发出来，吴老师也许就认可了。后来他的文章发出来了，果然得到了吴老师的肯定。有一次去吴老师家，看到吴老师正在审阅一篇博士论文，厚

厚一叠,估计有几十万字。我说这博士学位论文要写这么多啊!吴老师回答说:博士学位论文嘛,三十万字总是要的。正是因为有吴老师这样的老师,我们的同学们在本科阶段慢慢地生发出对有关学科的兴趣,关注自己感兴趣学科的学术动态。本科毕业的时候,有的就考上了自己喜欢专业的研究生,大部分到了工作岗位的同学也能发挥相应专业的能力。而吴老师所带的近二十位博士,基本上都成了各自领域里的权威专家。从吴老师身上,我真正体会到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含义。吴老师可说是为师的典范。

吴老师也是为学的高标。我读剑亮兄的这部年谱,感觉吴老师就是为学而生,为学而活。他的兴趣、他的爱好、他的使命就是学问。他的一生就是在读书做学问中度过。

记得我毕业一年以后,从省级机关调到了出版社,接手当时已经分册出版、准备合订成上下册的《高中古代诗文助读》的编辑工作。这套书由杭州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集体编撰。当我第一次以编辑身份与老师们见面的时候,吴老师跟其他老师介绍,这是我们中文系分配到省级机关而愿意调到出版社工作的学生,其赞赏之情、欣慰之色溢于言表。从这一种书开始,前后将近三十年,我与吴老师有了更为密切的交往,也有更多机会聆听吴老师的教诲和指导。在这个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吴老师读书的认真和学问的深厚。

每一次去吴老师家,毫无例外地都看到吴老师在看书。记得有一次吴老师去美国探亲回来,我去看他,竟然发现吴老师的书桌上摊着一本书,是《全宋词》第三册,书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札记和批语,我觉得吴老师对《全宋词》应该非常熟悉了,所以我说:吴老师,你怎么还在看《全宋词》?吴老师说,几个月没看

了,要看看。外出开会,也不忘带一本书。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的纪念文章就记录了吴老师到上海参加学术讨论会,王教授在晚间去看他时发现他在看《马一浮集》的事。吴老师也常送我他新出的书,向我推荐他在看的书,甚至包括叶永烈写“四人帮”的传记。他读书专精而又博洽,因此他既能从微观角度做考据文章,也能写出《唐宋词通论》这样的体大思精之作。吴老师早年熟读唐宋诗词,以及与专业相关的各种总集、别集、史籍、笔记等历史文献,晚年又潜心于清词的收集和研读。他门下的博士,有好几位的博士论文就写的是清词研究,而这些论文的选题,大多都是在吴老师研读清词后提出来的。吴老师的《唐宋词通论》,施蛰存先生谓“研究词学者,以此书为初阶,则有关词学之基础知识,大致可得”,认为是词学研究的入门之作。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浙大学术精品文丛”则认为是“20世纪50年代后最富于系统性的一部词学专著。它对词学研究迄今取得的成就作了总结性论述,建构了词学研究的整体框架”。我觉得商务的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唐宋词通论》是词学研究领域的一座山,不管这座山在后人眼里是高是低、是大是小,凡是做词学研究,应该都是绕不过去的。吴老师在《唐宋词通论》的最后一章,提出了词学研究的八大课题,这些课题,有的已经完成,有的还在进行中。其中《唐宋词汇评》和《中国词学大辞典》就是吴老师亲力亲为的著作,与《唐宋词通论》的学术研究也是一脉相承的。而《吴熊和词学论集》的文章,则是吴老师对上述八大课题用“涓滴细流”的研究所做的“扎实有用的打基础的工作”。

吴老师到了晚年,病情逐渐加重,身体已经吃不消大篇文章的撰写,但他的思维还是很活跃,思路也很是清晰。他就用写诗的方式记录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感悟,《论词绝句一百首》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写的。到最后只能坐在轮椅上，手也握不住笔，还以谈话的方式与沈松勤、陶然、李保阳等人述说他做学问的体会，他对词学研究的思考，如词集校勘的问题，词与地域文化的问题，清词研究的问题，等等。可以说，吴老师为学术研究已经到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程度。记得我曾经跟吴老师说过，等我退休了，就来帮吴老师做他想做而没办法做的事情，请他讲，我记录、整理，但是天不遂人愿，在我退休前一年，吴老师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吴老师平易近人，豁达洒脱，尊师爱生，不计名利，更是为人的楷模。吴老师的学问很高，我们读书时，同学们都不大敢跟吴老师接触，其实吴老师丝毫没有架子。我到出版社不久，因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的热销，想编撰一部古文的鉴赏辞典。我请吴老师来出任主编组织编写，吴老师觉得应该请国内声望更高的老先生来担此重任，于是向我推荐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徐中玉先生，而自己则应徐先生之邀担任副主编。虽然只是副主编，但同样承担了组织部分篇章的编写，参与书稿的审读、修改、统稿等工作。在《古文鉴赏大辞典》尚在编校、排印之时，我又向吴老师咨询，拟组织编写古代诗词曲类的鉴赏辞典，吴老师则认为现在鉴赏辞典已经很多，要让图书能够在学界立足，应该提高图书的品位，做学术类的图书。因此有了后来的《唐诗汇评》、《唐宋词汇评》和《中国词学大辞典》、《中国曲学大辞典》、《中国诗学大辞典》的编撰和出版。这些书虽然都是我担任责任编辑，但是如果没有吴老师的悉心指导，没有吴老师在其中所花的大量心血，特别是在学术上的把关，也许这些书的成功会大打折扣。其中《中国词学大辞典》和《唐宋词汇评》，由吴老师亲自担任主编，他对这两部书的编撰方略、体例设计，统揽全

局,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唐宋词汇评》中的“考证”和“编年”两个栏目,就是吴老师提出来坚持要做的,这也是为他正在着手编著的《全宋词人名地名作年考》、《全宋词编年》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吴老师还拖着病体,亲自动手做了《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四册的编写工作。《中国词学大辞典》虽然有三位主编,且因吴老师的谦让和推荐,由华东师范大学的马兴荣先生担任第一主编,但在编撰过程中,吴老师的作用非常之大。比如涉及词学基本理论的基础性条目的设立,辞典如何分类,以及江浙沪三地作者如何协调等等,吴老师都提供了非常好的方案,并几次与其他两位主编及编委一起商议,一起审稿、统稿,不做只是挂名的主编。在出版社的组织安排下,词学、诗学、曲学三部大辞典的主编一起开了协调会,以求贯彻编辑意图,保证三书体例的基本一致。在这方面,吴老师起到了出版社与作者的协调、沟通作用,保证了三本大辞典的学术质量。

我所经手编辑出版的这些图书,包括后来的《蒋礼鸿集》(吴老师任主编)、《王国维全集》(吴老师任学术顾问),在专业上、学术上都与吴老师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我经常向吴老师请教学术问题,咨询有关图书编撰的方案,也有机会跟吴老师一起参加一些学术会议,跟着吴老师拜访国内顶尖的学术权威。如1990年,与吴老师一起去南京师范大学参加“首届唐宋诗词国际研讨会”,其间与《中国词学大辞典》的几位主编、编委开了一个碰头会,一起拜访了唐圭璋和程千帆两位学界耆宿。2003年,我陪吴老师一起参加了华东师大举办的施蛰存先生百岁华诞、徐中玉先生九十华诞的庆典。行前,负责此事的谭帆兄给我电话,问我吴老师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出来。我说你发邀请吧,他可以出来的话我陪他一起来。在这次活动中,吴老师又带我

拜访了徐中玉和钱谷融两位老先生，还专门写了纪念文章，并写了祝贺施蛰存先生百年大寿的《临江仙》词。这次去华东师大，是吴老师最后一次离开杭州。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当时还没有动车、高铁，四个多小时的火车坐下来，吴老师的脚都肿胀了，回来的时候我还专门准备了一双拖鞋给吴老师在车上穿。我和吴老师住在华东师大宾馆，其间，华东师大齐森华等老师来看他，跟他说：“你身体不好，怎么还来？”吴老师回答：“老师的事情，我能不来吗？”当年杭大中文系出面编《蒋礼鸿集》，请吴老师出任主编，吴老师觉得为老先生编集子，是后辈学人责无旁贷的事，欣然允诺。尊师爱生是吴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的行为准则。他病情加重，行动已经很不方便，手也握不住笔，还写了很多怀念老一辈学人的诗。除了缅怀恩师夏承焘先生，还写了一组《诸老杂忆》，所忆者有程千帆、钱仲联、徐中玉、钱谷融、许杰、徐震堃、陆维钊、任铭善、林淡秋、王起；还有《岁暮怀人绝句十首》，所怀者有陈贻焮、王水照、严迪昌、王元化、徐步奎、邹志方、陈祖美、吴汝煜、周子美、林玫仪，可见他对老师的尊敬和对同侪的情谊。

吴老师无论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在刊物上发文章，没有一篇是与人商榷、与人辩论的。如果他的观点与他人不同，也仅仅是阐述自己的观点，将自己的观点讲清楚，同时也非常尊重他人的观点。我跟吴老师前后三十来年的交往，跟他谈到过很多方面的话题，没有一次听他在背后议论别人；谈及他人，也大多是肯定。因此，吴老师确实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谦谦君子。

吴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快八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如在眼前，他是为师的典范，为学的高标，为人的楷模，是我一辈子都会怀念的人，也是我一辈子学习的榜样。

剑亮兄要我为这本书写序,拉拉杂杂写了以上这些。写完了还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写。

郑广宣 2020年5月于杭州

# 目 录

1934 年.....	(1)
1939 年.....	(2)
1942 年.....	(2)
1943 年.....	(2)
1944 年.....	(2)
1945 年.....	(2)
1946 年.....	(2)
1947 年.....	(3)
1948 年.....	(3)
1949 年.....	(3)
1950 年.....	(3)
1951 年.....	(3)
1952 年.....	(5)
1953 年.....	(5)
1954 年.....	(6)
1955 年.....	(6)
1956 年.....	(8)

1957 年 .....	(10)
1958 年 .....	(12)
1959 年 .....	(13)
1960 年 .....	(14)
1961 年 .....	(14)
1962 年 .....	(15)
1963 年 .....	(15)
1964 年 .....	(16)
1965 年 .....	(16)
1966 年 .....	(16)
1967 年 .....	(16)
1968 年 .....	(16)
1969 年 .....	(16)
1970 年 .....	(16)
1971 年 .....	(17)
1972 年 .....	(17)
1973 年 .....	(17)
1974 年 .....	(18)
1975 年 .....	(18)
1976 年 .....	(18)
1977 年 .....	(18)
1978 年 .....	(18)
1979 年 .....	(19)
1980 年 .....	(19)
1981 年 .....	(21)
1982 年 .....	(22)

1983 年 .....	(26)
1984 年 .....	(27)
1985 年 .....	(29)
1986 年 .....	(39)
1987 年 .....	(46)
1988 年 .....	(48)
1989 年 .....	(51)
1990 年 .....	(57)
1991 年 .....	(61)
1992 年 .....	(64)
1993 年 .....	(66)
1994 年 .....	(69)
1995 年 .....	(73)
1996 年 .....	(78)
1997 年 .....	(84)
1998 年 .....	(91)
1999 年 .....	(92)
2000 年 .....	(97)
2001 年 .....	(103)
2002 年 .....	(104)
2003 年 .....	(105)
2004 年 .....	(111)
2005 年 .....	(162)
2006 年 .....	(163)
2007 年 .....	(165)
2008 年 .....	(168)

2009 年.....	(176)
2010 年.....	(176)
2011 年.....	(181)
2012 年.....	(184)
附录:从《怎样读唐宋词》到《唐宋词通论》 ——论吴熊和先生的词学师承 .....	(187)